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十一

明　胡我琨　撰

五之才

錢無專職轉移執事掌國之官府郊野之九式克共興福者之術以逆衰益之權而聽其便宜以參奉出納於王之經理而糾其獻以時保鎮則國富國富則民受祉民受祉則家道稱碩矣

世謂之才故才曰五

裕國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會編

初榷鹽起於第五琦及劉晏代其任法術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歲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歷末

通計一歲征賦所入兩鹽醝當天下大半之賦天中記

魏明帝世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于事為便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食貨志

崔祖思云劉備取帳鉤鑄銅錢以充國用南北史雋

昭烈初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取焉及入成都士庶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

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旬月之間府庫充寔零陵先賢傳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於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費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用工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鶴林玉露

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

之冀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會編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寔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今日關中給引之始傳疑錄

宋紹興中福建漕使王時升到官纔一考見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鹽錢上從宰執奏因旌賞

之山堂肆考

宋漢州刺史安守忠時寇難甫平使事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錢以給用太祖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律己以正汝當效其為人同上

初張慤為計度都轉運時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閲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户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户部財用

福民

趙崇憲知江州民負茶引錢積一十七萬困不能償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崇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受賜千餘家春氣錄

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為妄乞加驗考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寔政當畧不問稍施懲譴後無復敢言

者矣同上

是歲户部增三萬餘户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唐草澤邵棠上言近遊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會編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簡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又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

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自警編）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紬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其利甚溥而為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以足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韓魏公以益利路人饑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税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剌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劒門關民流移不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于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户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甞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黄兼濟承事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已有欽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詰西門請黄承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入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

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上俱同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大水漲金堤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栰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宋汪立信為湖南安撫使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潭民納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賜務興學校士習為變山堂肆考

宋鄭剛中為溫州通判遇事敢為歲大飢流民甚衆乃

出俸勸糶守曰恐實惠不及飢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飢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飢者無遺自守以下莫不稱賞同上

唐錢徽貶江州刺史郡有牛田錢百萬給刺史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同上

胡長孺字汲仲任寧海主簿歲大祲民相枕死宣尉同知托歡徹爾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

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廼行旁州長孺察其乾没意悉散于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徹爾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召馴壽春人章帝時為陳留太守有治迹廣鑄刀劒錢物以通民用開封府志勝

虞允文仁壽人知太平州舊制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

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允文憐之置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繇是百姓生子並舉戶口日增生生四諱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歲歉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疋邑人大受其惠稱為德政繇此當路薦之葢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范希文誌

昭宗大順二年敕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擄百姓男女宜給內庫銀絹委兩軍收贖歸還父母其諸州

府委本道觀察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壓良為賤

宋程伯淳攝上元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左編

保安內附鎮壓

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大掠庫觀察使李國清不能制拜之而走會淮西節度使李正臣入朝過陝上命按之正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

以給其從兵曾編

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啚綏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財遂成富貴百將兵法列傳

西事日擾括畿内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内藏緡錢八十萬陜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陷州縣罪及夏税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皆納之于是盡除其禁許臣庶極言朝政得失會編

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征租行法不寛貴戚繇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

而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歌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錢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爾王怒謂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

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右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

上聞楊志誠作亂名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蹔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

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同上

段熲上言曰東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躕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

縣得反本土帝許之頒于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馳騎于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增助軍費拜頻破羌將軍同上

安彥威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五代史

田悅反馬燧約衆戰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彙苑詳註

北海縣中門中有地隱起若小阜一縣宰乃令平之去數尺土即得小鐵錢散實其下深丈餘乃得一記云此是海眼故鑄錢以鎮壓之又不明敘時候其錢大小如五銖 劉崇遠金華子

徐羨之字宗文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

梁武帝與宮人幸玄淵苑見大蛇盤屈于道羣小蛇繞

之並黑色宫人曰恐是錢龍帝以錢十萬貫鎮于蛇處以厭之南史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廪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所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羡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大學衍義補

吳正肅公知蔡州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

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自警編

明道末天下蝗旱吳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

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日與飯參依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澠水燕談

宋鞠眞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利兼不憤輸錢于敵人其後終日紛争相視無敢先下手者按眞卿熙寧中人山堂肆考

宋趙挺之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以時給卒怒譟入府守趨避挺之坐堂上呼問其狀

立發庫錢而治其為首者衆即定同上

宋俞獻卿為昭州軍事推官初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後大兵至賴以饋軍同上

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抵項城縣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于是名吏胥百姓于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民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為賊黨乎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千

錢刀矢兵刃中賊者與萬錢得數百人偘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說畧

宋紹興閒郡守上官愔等開諸灘命僧祖日董其役漕司助錢百萬愔復請于朝益以一百五十萬而南溪之險稍平延平府志勝

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九淵審度決計名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用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

畢 陸九淵傳

大觀間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砦為觀州設知州一人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餘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皆仰給鄰都飛輓涉阻險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死昔為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刺探為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為利遂欲存而不廢也邊吏誑其帥臣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吏額百人禁軍土丁

千人歲費錢一萬七千三百貫米一萬石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歲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給之左編

裒益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世說新語

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至元平元年減口賦錢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産子

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産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成帝建始元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眞宗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兩浙福建荆南廣南舊輸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

元豐二年七月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户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

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于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于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録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寛遂詔月給錢遞減二千歲遂減一千二百餘緡漢史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佑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掊取民間遂

困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榷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慱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百端淩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纖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吕申公當軸嘆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為詳盡識者韙之（欒城遺言）

庾顗字子嵩有劉輿欲伺之而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言于東海王越令就換錢千萬兾因此可乘越于衆坐中問顗顗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乃以頭就几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錢兩千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

錢通卷十二

明　胡我琨　撰

經術

桓公問管子楚之强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奈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千萬求鹿於楚人楚人釋其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賈曰為致生鹿賜予金百斤什至金千斤管子

秦始皇三十七年東游丹陽至錢塘臨浙江錢塘屬會稽郡西部都尉治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符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于是載土石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府志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繇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

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國史補

南俗尚鬼狄武襄出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管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于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沙籠覆手自封馬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

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宮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旨削籍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寔為邊地起望樓耳葢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為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罪其所為國老談苑

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唐置府兵罷為近

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寔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陜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陜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陜西主户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會編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

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者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

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容將者十餘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容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

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鶴林玉露

林勲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寔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峭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寔為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

歲為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益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會編

司南州寶治之饒佐縣官園府之用宣勞于外興利在公 葛源制

請自今以後朝廷酌為中制定為市馬之價公私交易

皆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坐以違制罪說者若謂大駔小駔同價孰肯為其大者臣竊謂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與馬官府既為定價則民間有馬者不過求多直而皆市之官矣若夫馬之倒死不責之償則彼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若責之償則士卒貧窘何繇得錢臣愚以為待其死而責其償不若先其生而為之備會編

商英為政持平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貨泉

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憚之會編

故相晉國公王鐸為丞郎時李騈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每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于京國糴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關中自江淮至京兼濟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業已行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官糴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于是乃服鐸之

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闻奇錄

劉允章為國子祭酒建言羣臣輸光學錢修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一萬詔可之山堂肆考

唐僖宗乾符中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凡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盜謂之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

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彼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斬盜於市於是諸盜益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上同

喻汝礪以元豐間知閬中縣時青苗法行提舉司歛還錢取粟會支軍糧督趣甚急汝礪以其錢糴糧易鈔而中竟不煩民云四川名勝志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

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疋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閲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唐兵制

然州有或衝或僻民之勞逸不均請立為畫一之法亦據此冊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計筭不分有無役占但見一丁出錢一文或二三文多不過五文通收在官隨其縣分劇易道路遠近定為雇錢則例衝要縣分所收之錢留縣應用有所不足申文關領其迂僻去處量留

足用之外具數報官年終類送上司以憑均數其兩京之間運河之例州縣人民尤為勞苦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餘者用以補之

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張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趙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

死也浚稱善趙開傳

臣竊見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亡歿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歿者並斬韓琦請置親兵

右編

陸贄曰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

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右編

汲黯隱于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名拜黯為淮陽太守左編

創守

裴明禮河東人善于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

此家產巨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于地際竪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洽浹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既積預聚雜果核具犁牛以耕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廣裁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累遷太常卿御史臺記

扶風竇乂年十三諸姑累朝國戚其伯工部尚書於嘉

會坊有廟院張敬立任安州歸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齋十數輛散諸甥姪咸競取之又獨不取俄而所剩之一輛又稍大又再拜而受遂于市鬻之得錢半斤客貯之潛于鍛爐作二枝小鍾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筴又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又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插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共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筴于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

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已長三尺餘又遂持斧伐其駢者相去過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砍下者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大之材在廟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遂買蜀青麻布顧人作小袋

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寔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輛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于宗賢西門水澗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令工人于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於廟中然後置石

背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買油靛數石雇庖人執爨廣名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篩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夜日加功爛搗從臼中熟出命工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得三寸埰之得萬餘條號為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巷無車輪人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稱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汙之地目曰小海池為旗亭之内衆穢所聚乂遂求買之其主不測乂酬

錢三萬既獲之于其中立標懸幡子遶池設六七鋪製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獲利數千店今存焉號為竇家店乾子

魏徵元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

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會編

韓國夫人鄭歐陽文忠公修母也為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歷泗綿二州推官卒生修甫四歲貧自力于衣食用晝修于學授之書嘗大雪夜以荻撥地爐寒灰畫字教之書居易泣告修曰而父為吏廉而好施與俸入雖薄嘗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之積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守耶左編

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内藏錢帛之額視慶歷上供

為數嘗謂輔臣曰太宗時内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同上

獻納

唐主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世宗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賜錢弘俶高保融犒軍帛有差唐

主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會編

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少游悉奪之時南方藩鎮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

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國以金錢銀

錢各千文入貢

因墀國在西域之北晉武帝時獻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拾遺記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正月即位十月廣宗郡獻瑞錢文曰歸于聖帝三國典畧

張台曰大中十有一年河西節度使張議譚進玉錢一枚時不宣下其文字輕重世莫得而聞也舊譜

唐大歴中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

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衮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于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同上

王曦以同平章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掠人女子事覺曦以屬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曦悦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于李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别貢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宋史

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師文

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同上

梁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繇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于女真子美市于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令狐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為羨

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通鑑

韓滉封鄭國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獻羡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彙苑

廢王倧即位以黄金一鎰命近侍遠文昌鑄爲臣錢文昌意有所求識且懼不就乃宿謀于匠者别鑄一以爲備翌日以所授鑄之廢王臨視果不就因潛以宿鑄者獻之吳越備史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

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號又進賀禮曾編

唐憲宗元和中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一千兩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山堂肆考

宋太宗朝賈黄中知昇州一日按行府庫見扃鑰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隷于籍黄中

悉表上之太宗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昇州即今江寧縣同上

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荊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為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

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鄭畋傳

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于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寔封悉讓送李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于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

便宜

晉公為三司使眞宗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

有備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口食米二升半一日只給支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麨食曰臣欲省司行文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係省錢支與一倍價錢田賜仍大駕往東封

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又問曰或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轎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晉公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于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于兵士請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玆甚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

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真宗聞甚喜丁晉公偶談

先是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斡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與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金錢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

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賜弘羊爵左庶長（通鑑）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

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于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會編）

楚鑄鉛鐵錢楚王殷不征商旅繇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殷用高郁策鑄鉛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内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丘氏濬曰以鉛為錢始見于此

同上

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宫人出嫁得

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宋史

李從珂之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閱寔府庫金帛不過三萬匹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唐主怒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日僅得數萬緡唐主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乃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會編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廵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謂學士李專美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賞軍不給非臣之責也竊

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茍不改覆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于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謡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

有悔心故也通鑑

侯叔獻為汜縣有逃田及户絶没官田最多雖累經簡佑或云定價不均内有一李誠庄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為膏腴府佃户百家歲納租課亦皆奥族矣前已佑及一萬五千貫未有人承買者賈魏公當國欲添為二萬貫賣之遂命陳道古銜命計會本縣令佐視田美惡而增損其價道古至汜閱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獻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千貫何也

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獻不可欺因以其事語之叔獻嘆曰郎中知此繇本末乎李誠者太祖時為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估所傷物直計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俵民間預買箭桿鵰翎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王師征淮南而預買翎桿未集太祖大怒應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當時官吏畏懼不敢開折故此田亦在籍沒今誠有子孫見居邑中相國縱未能恤其無辜而以

田給之莫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為便道古大驚曰始寔不知但受命而來審如是君言為當而吾亦有以報相國矣即損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名誠孫俾買其田孫曰寔荷公惠奈甚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見佃百户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為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力若使他買之必遣汝輩矣汝輩必毀宅撤廪離業而去不免流離失職何若醵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嘗為佃户

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拜曰願如公言繇是誠孫卒得此田矣東軒筆談

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鬬一呼即集宋朝兵費𡿨多兵力𡿨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陜秦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于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户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于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鶴林玉露

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宋史

蔡忠惠剏洛陽橋橫亘江中撰時暌日晝基所向鍥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得其吉告之至鑿石代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綷每有危險神則來相趾石所累蠣軜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夢寐也湧幢小品

鍾離意為司徒侯霸府議曹掾詔送三百人到河北遇雪到弘農意輒使屬縣令出錢與徒作襦袴光武謂侯霸曰君所使吏仁恕用心乎後漢書

宋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祖嘗謂之曰朕知卿貧凡所須並借用官錢悉以便宜行事不必一一中覆也每歲運米百餘萬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山堂肆考

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

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傅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臧敕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錢通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十三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齊兆求

謄録監生臣黄謩

錢通卷十三

明 胡我琨 撰

六之行

振損益之良鑄上與下皆乘其位而奠其行以好行之王行曰錫國行曰濟民行曰義事行曰捐西方之聖以待行施曰檀惟行無常輕重眡馬出其慱濟善經而贊之以善恫行之枋也故

行曰六

錫賚

宋神宗賜王襄敏幼子壓驚金犀錢果五車韻瑞

貞元四年九月二日勑今方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舊唐書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下降賜錢五百貫仍罄内庫寶貨以寔其宅更賜金麥銀粟數斛堂設連珠之帳續珍珠

以成也却寒之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寒鳥骨所為也則未知何出杜陽雜編

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莅事明雅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晉書

賀循字彥先元帝以循為太常而散騎常侍如故循以元卿舊不加官惟拜太常而已中宗踐阼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加以位處上卿居身服物蓋身而已屋裁庇風雨孤常造其廬特以為賜以六尺床席褥并

錢二十萬以表至德中興書

郭況光武郭皇后弟也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後后紀

賜宰相李愚絹百疋錢百緡鋪陳物一十三件時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卧敝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噫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故有是賜後唐史

黃香為郎召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葛各一端東觀漢記

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之鐵兆成笑曰皃色之鼠背明户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述異記

通鑑曰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因為質焉軍還封廣利等二人為侯為九卿者三人二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讁過行皆黜其勞士

卒賜直四萬錢會編漢武帝

蘇武還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通鑑

韓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瘞之會編

明德皇后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

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黃赤綬安車一駟宮人二百雜帛黃金錢二千萬而已同上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通鑑

王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會編

蕭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為言未從雲與王茂

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惡其志大也今公始定建康海内相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即請余氏以賚茂衍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會編）

記室參軍封裕諫罷苑囿以給新民皝乃下令悉從其言仍賜裕錢五萬宣示内外欲陳過失者勿有所諱

唐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

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而去

楊行密大會諸將謂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

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帝謂近臣曰昔科名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

曹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上俱同

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田錫遺書多

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面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通鑑

咸平四年張齊賢言种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帝遣召之放不起齊賢復以為言詔褒美復召之乃詣京師對於崇政殿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緋衣銀魚尾帶象簡詔

慶坊第宅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賜
詩寵之時名對焉會編
帝幸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幸叔梁紇堂近臣分
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
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追封父叔梁紇齊國公
母顏氏魯國太夫人妻亓官氏鄆國夫人四十六世孫
聖祐奉禮郎主祀事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
立廟于青州追謚周文公旦為文憲王立廟于曲阜同上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以質于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僦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終始委曲至矣通鑑

皇子受益后宮李氏所生也初皇子生適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喜賜金錢會編

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

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繇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賜之

錢帛 宋史

宰執每歳有内侍省例賜新火冰之類將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冲卿時為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之乃贈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為故事明年除日復賜冲

卿例復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樋足矣衆皆大笑

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寔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 石林燕語

狄武襄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平章事龎莊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二十萬其重愼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若用為平章事富貴已極後安肯為陛下用力使後有寇盜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為護國軍節度諸子皆優官厚賜金帛 澠水燕談錄

張伯玉皇祐間為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繇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黄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為卿治裝翼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為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奬勵言官之意也

石林燕語

郭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歳入官俸無

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出入不知其前後賜良田美器及名園甲館不勝紀唐書列傳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益襲故事也王元之責商于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侯鯖錄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

期集費進士諸科舊用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于人過于浮費至是始賜之後以為例清波雜志

蒙古主大會諸王于烏爾伯格圖始定歲錫錢幣之數元史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宋史

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百萬

張武為郎中令受金錢覺文帝更發金錢賜之以愧其

心

田弘正字安道遣裴度宣慰賜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弘

正奉表陳謝且賜今名

國朝太祖開寶元年名隨州留守王全斌授武寧軍節

度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太祖謂之曰朕

以金陵未下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今江南既平還

卿旄鉞又別出器幣緡錢數萬賜之寶訓

宋瀛國公德祐二年正月寶應縣民折薪中有天太下

趙四字獻之制置使李廷芝賞之以錢五千

初樞密請建武學于武成王廟從之遂賜食本錢萬緡

宋史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公遣鞫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獄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定令

時楚王鎔幼冲而燕軍寇北鄙方選將間有勇士陳立劉幹自投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必面縛戎首王壯而許之翌日二夫率師而出夜擊燕壘燕人駭走大振捷音立死于鬬幹獨凱唱而還王悅賜上廐馬數匹金帛稱是俄為閹人所譖曰此皆陳立之功非劉幹之效王母何夫人不聽即賜錦衣銀帶加錢二十萬擢為中堅尉耳目記

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敵尚

多鄉為使相安肯復為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自警編戊

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着緋褌背負而出明日搜訪見一掌闕着緋褌使引見上問汝昨夜作何夢對曰從井中背負日出登天上覩其形貌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宦家貧遂賜錢五百千定命錄

唐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杲時賊珍寶山積諸將爭取之通獨無所取帝聞之曰清以奉國名定

不虛特賚金錢六百兩絲十段山堂肆考

燕語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給俸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始于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葢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曰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而乞骸賢哉雖嘆于東門邈矣遂辭于北闕用尊耆德特示殊恩同上

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馬其狀似麋帝往臨視問羣臣莫有知者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飡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飡又曰某所有公田魚

池𣸩葦數項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于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先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朔錢財甚多

董宣知雒陽至格殺主家僮光武召宣令拜謝宣不從令人按頸亦不倒賜錢三十萬呼為强項令

古時將相大臣祿賜甚厚與今時相去遼絶如漢時將相封侯皆有國土而人主賜予動至千萬即如賜黄金

百斤將相之常也以百斤計之爲黄金千六百兩直白金數千矣如唐時宰相食料一月三千緡一緡爲千錢當直三千金矣古之上將三公其富與今親王等視一品秩祿何啻十百亦其時物力充溢公私給足所以與今不同也筆塵

漢臣賞賜如官儀所載臘賜大將軍三公各錢二十萬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大夫各一萬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千石六百石各一千

此舊制也章帝寛仁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則又不止於此矣

長慶元年王承元移鎮以錢百萬緡賞鎮州將士劉總辭鎮以錢百萬緡賞幽州將士百萬緡當為銀百萬兩也唐之濫費亦太甚矣然使在今日以二鎮費二百萬金安所措給第以前攺月俸准之當是十萬耳

唐自中葉以後軍士驕横賞賚無紀穆宗即位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繼神策軍士人賜

絹十疋錢十千畿内軍士又減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時人善之然較之往代已為濫矣宋時每遇南郊慶禮大賚六軍至以費用浩煩久虛大禮此亦五代積習所致也俱同上

縣東南六十里有吳呂岱墓按傳岱海陵人仕吳為交州刺史降高源鬱林桂陽諸賊封都鄉侯在任歷年不餉家妻子困乏吳主聞之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内困而孤不早知其責安在于是加賜錢

米布絹揚州府志勝

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筩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于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百將兵法列傳

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

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趙充國以為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刼畧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同上

始交趾頗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

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同上

謝玄與琰伊等以精鋭八千涉渡淝水石軍拒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賜錢百萬綵千疋同上

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

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元和三年賜第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

第五倫傳

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宫羣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

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選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孫復傳

蔡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劒下至居室什

物大小無不悉備左編

宋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春二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大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内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宋史

賈復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徐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大學衍義補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為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疋錢千萬同上

韋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撫士

卒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左編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通判昇州陛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同上

鄭冲抗表致仕晉武帝詔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官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

如舊典而有加焉上同

嘉祐中唐守趙尚寛言土曠可闢民市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犁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户引水溉田幾數萬頃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大學衍義補

蠲濟

三月減天下口賦錢劉氏曰自高帝始立口賦法人六十三至昭帝減口賦錢什三于是又減民賦益輕漢世惠民之政可謂侈矣會編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筭三十劉氏曰自漢初始為筭賦人百二十其後又有口錢口錢嘗再減矣而筭賦仍舊帝于是減其四分之一至成帝又減筭四十民力益寬矣

元友直句檢諸道税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

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悟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已後悉免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三年逃欠户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十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唐罷麴稅罷酤稅麴錢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

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劉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晉臣為使者令詣行在契丹所在誅之俱同上

帝云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于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息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

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宋史

旺扎勒圖巴延氏至元二十八年為右丞相革僧格弊政請自中統初積年逋負錢粟悉蠲之民賴其惠卒諡忠憲同上

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萃老萃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佛耳萃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為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

输官囹圄遂空厚德錄

趙宣孟見骫桑之下有餓人下車為之食與錢百而遂去之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胡氏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絶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矣會編

鄭弘為縣嗇夫民有弟斥兄錢者未還之嫂領詰弘賣中單為叔還錢兄聞之慚遣婦償錢還弘弘不受會稽典錄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乃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畧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世說新語

淳祐七年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為僱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

紹興十三年詔下錢塘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

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及乞食之人每人日
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禹言朝廷
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
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十年增置城南北
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
人為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
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為

宜于四福院增益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寔惠及貧民上開納馮家傳

唐衛次公河東人為陝虢觀察使蠲横租錢歲三十萬山堂肆考

唐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禁民私釀民甚苦之仲舒奏罷酤錢九十萬同上

夔州推司揚甸處心正直積累隂功每效周篪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每冬十一月初二日為始收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十一月初三日巳滿一千令其自便求趂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奉行靈驗紀

錢通卷十三

錢通卷十四

明　胡我琨　撰

捐輸

馮唐軍市租盡以給士卒私養錢

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三百千大唐遺記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曰太

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藴積文藝而物產罄懸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南之

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即薛太保愛妾至今圖書觀之）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不已即强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帥覩之令召崔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婦同歸（雲溪友議）

虞詡為僕射長安以百姓讁罰者輸贖義錢為貧人儲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饒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曰迫于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灼艾集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

子遂相慈孝灼艾集

聖宋掇遺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主貧甚鉉憐而召之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

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寶舊識之于長安續仙傳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汝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慳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準數與之于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太平廣記

柳崇儀開家雄于財好交結樂散施而季父主家多靳

不與時趙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以謁開開屢請以錢乞趙季父不與開乃夜搆火燒舍季父大駭即出錢三百緡乞趙繇此恣其所施不復吝矣青箱雜記

後魏常景為秘書監性清儉衛將軍羊琛等七人各出千錢為買馬山堂肆考

義俠

于頔在襄陽匡廬符載山人遣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雲溪友議

阮修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晉書

庾詵嘗乘舟從涅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斛我一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見劾妄疑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酧彼隣人獲免謝詵曰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書

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于坡為坡

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别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劵對嫗焚之

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誅武三思

廢革庶人不克為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遠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既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獄遂誘私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褵既冰玉交歡而理資同穴下山之夫未遽御輪之婿已周無聞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點辱衣冠名教所先理資懲革請裁以憲綱禁錮終身遠從此廢弃朝野咸賞察之

公直唐新語

劉凝之隱居荆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世說新語

唐楊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都城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付汝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歛錢葬之會編

韓滉遂入朝過汴時劉玄佐久未入朝滉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留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伏遂與曲環俱入朝上同

馬東柳仲塗少時縱酒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以貧未葬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給襄事先生問所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姑就舍吾為子營之

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不能過渑水燕談録

胡子逺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偽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老學菴筆記

郭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彦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

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且不質名氏稷等皆嘆駭

裴寛為尚書罷部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極敝因命屈之與語大竒之遂為見知曰以君才識必自富貴何貧云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公益竒之芝田錄

康節在洛富公司馬公諸君子二十餘家集錢買宅以贈之焉 事苑 彚

孟嘗君相齊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出錢于薛貸錢者多不能與息馮讙乃召諸取錢者曰能與息者來不能與息者亦來能與息者與為期不能與息者取券而燒之曰孟嘗君貸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者焚券書以捐之有君如此豈可負之哉孟嘗君傳

曾公亮遊京師聞旁舍有泣聲問其故乃云鬻女償官錢以得四十萬父母不忍捨以此泣也公亮乃與錢贖

回去彚苑詳註

瞿嗣興常熟人陰行其德鐔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嗣興憫之携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歉嵗有宴人來糴粟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十千耶倍與之粟凡貿販者必多償其直家人恠問之嗣興曰彼胼胝手足求升合利吾恐與較耶春氣録

韓魏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緡買女妓張氏姿容麗絶劵成忽潛然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往

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家計蕭條恐闔室餓死遂没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遣張持錢還舍且曰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守義後辨雪調官淮右張氏來如其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居宰相可娶士人妻乎向錢費用已盡取前券付之仍以二十金助其夫之官張感涕而去同上

王荆公知制詔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没猶不足賣

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同上

曾魯公布衣時遊京師夜聞旁舍泣聲悲甚詰朝詢之旁舍生欷歔曰頃官某所以事負官錢若干吏督之急鬻女於商得錢四十萬今去有日故悲也公曰謹勿與商人吾欲售之即與四十萬約後三日以女來吾且登舟候水門外至期而往則公舟無有詢旁舟乃知去已三日矣女後為士人配同上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躭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躭躭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躭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彦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絶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彦道不　世說新語

温人趙彦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事兄彦

雲惟謹彦雲躭嗜聲色博奕無所不至生業日壞彦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籍不過五年而兄之資産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彦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投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慙色不從見彦霄意甚勤懇遂受之

范仲淹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 論世編

范成大知處州松楊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愧乎因推廣東陽之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

當役者命曰義役山堂肆考

東漢陳重字景公順帝時在郎署有同舍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求迫不已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後知之將以厚謝重曰非我之為恐是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同上

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李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十妹畢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如期至橋道士虬髯已先在矣亘史外紀

宋張彦明善醫凡貧者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之富者

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期於必愈病危篤知不可救亦多與好藥以慰其心終不肯受錢生生四諦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彭城縣人裕素貧唯琅琊王謐獨深敬焉裕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己錢代償繇是得釋

闞敞字子張平輿人仕郡為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着堂上遂遭世倉卒道路斷絕常舉門遭疫妻子皆死常病臨困

惟有孤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寄故五官掾平輿闞敞錢三十萬氣遂絶後孫年長大步擔至汝南問敞敞見之悲喜與共臨發穿錢百三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有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敞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即無疑也 汝南先賢傳

李敏求數年前曾被伊慎諸子求為妹壻時方以修進為己任不即納之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欣然不旬遂成婚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適人敏求妻其小者

其兄宰方貨南城一庄得錢一千貫悉將分給五妹爲資裝敏求既成婚即時領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貧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獲錢二百四十貫無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叅選三年春授鄧州向城尉河東記

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絶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

而宋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䝁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經濟篇

櫃施

陶穀為湘東張仲荀序詩贈常覺云起後唐天成至漢乾祐每黑白月三取八日浴京大衆畢歲費錢可一百

三十六萬數計緡千萬矣雖檀施共成寔覺公化導之力也宋高僧傳

京輦自黄巢退後脩葺殘毁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於上都巨有錢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又詔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撞新鍾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搥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鍾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玉泉子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内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蓋院有僧嘗際真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近初不開廹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為恨老學菴筆記

九月梁主行捨身於同泰寺羣臣以錢贖之梁主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乘

小車役私人親為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宫三請乃許（會編）

莊椿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一夜長三分七釐利第二日夜利上又長利（亦二分七釐算之）來世作牛馬償之（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所以云作一生之容易為萬刼之艱難若捨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福亦爾（檀篇）

過去刼中有貧夫婦夫得一金錢婦有一明鏡復得一瓶盛湍淨水安錢甂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布施發願

從是九十一劫天上人中恒為夫婦受福快樂值釋迦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同上

昔有貧女兩錢布施上座親為呪願後感福報為王夫人車載珎寶詣寺布施上座但遣維那呪願夫人怪問上座答言我佛法中惟貴善心夫人先施兩錢善心極勝今施珎寶未免貢高是以我今不為呪願過去劫中比邱囂鉢敎化賣薪貧人得錢三文歡喜布施發願而去去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遥向僧至心頂禮後

世為拘留沙國王世世尊貴得銅盆滿貯金錢瀰滿五里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同上

宋臨江軍慧力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為轉藏以資冥福累日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而此心眷眷不能自已遂攜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不復限數云轉因録

宋奚百三貧民也一日見道者謁舖乞一文錢舖家睚

毗不與百三憐之取腰間一錢與之是夕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頤贅果落同上

昔阿育王宫一婢使見王作福自尅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得富貴今日復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厮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思己啼哭偶因掃地得一銅錢即施衆僧心生歡喜不久病死託阿育王夫人腹中為女出世端正殊好右手常拳年漸五歲王抱膝上摩手取開有一金錢隨用隨生須臾之

問金錢㴱室王恠所以往問夜奢羅漢答言如女先是王婢掃糞壤中得一銅錢布施衆僧生為王女報應如此同上

唐時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卒不能得姥有一錢則為女時母所賜也寳之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錢發重願投之爐中及破鑪出像姥所施錢着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遂置錢不去

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於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觀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又嘗於天皇寺畫龍不時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宣和畫譜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興為壇泗洲募人為僧以資上福人輸錢三千淮右小民規影徭賦失丁男六十萬

不為細變丘濬曰按民之為僧何預於君而小人乃以度僧為資上福殊不知天以好生為德度民為僧是閼絶天地生生之仁豈天所好哉致一人於死地尚足以感傷天地矧絶萬人之生意其召災又何如哉大學衍義補

大觀二年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元正坐化並無衣鉢闕葬送之用賜絹三百匹錢三百貫賜寂照之塔仍間度一僧清波雜録

周朴唐末詩人寓於閩中僧寺假犬室以居不飲酒茹

董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携巾盂側諸僧下畢飯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亦未嘗厭也

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刹會請朝賢士庶宣疏募緣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顧長康獨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後寺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閉户往來一月餘所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僧

衆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觀者請施五萬第三日觀者可任其施及開户光照一寺施者塡咽俄而及百萬名畫記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泗州市中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滿錢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錢日盈數千朝野僉載

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廟門而愛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旣請且免

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寄召金工鑄為觀世音菩薩像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適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錢十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猪將烹之工愍焉盡以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即蘇曰已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其門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馬衝其騎所向顛仆車騎卻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繇是益信内教紀聞

宋鄱陽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祀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旣小安即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行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經成周倩一僧摺成册齋戒繕

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握筆羣鴉數十鳴噪屋上逐之不退起禱像前迨出視簷一鴉中箭流血衆鴉為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閔周速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自拔鴉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内擲落於佛龕側靈感如此轉因録

唐相陸象先吳人其弟得危疾醫治莫効一日有僧問疾及見以水噀之即愈象先出金幣弗受謂曰我靈巖僧他日還吳來過我不復見後為尚書還吳至靈巖問

錢通卷十四